

中国观察之椿桦专栏

大学盲目追星玩惨了奥运冠军



体育明星们被清退,是大学破格录取他们时,给他们不断盲目“加分”、放宽尺度的必然结果。换言之,大学更该“清退”的,是自己倚明星的情结。当然,教育主管部门也该清理一下对体育明星的特殊性招生政策。术业有专攻,体育明星在体育方面有专长就行了,不必再通过政策鼓励他们去学其他专业,而应当把教育资源让给其他需要“雪中送炭”的人们。

据《长江日报》9月7日报道,华中科技大学拟清退307名“超学时”研究生,名单中出现了奥运冠军高峻、杨威的名字。根据华中科大规定,硕士生学习年限为2—3年,最长不超过4年。资料显示,高峻、杨威均为该校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2005级硕士生。不少网友拍手称快,这也难怪,读了5年研究生还不毕业,我看不只是水平与态度的问题,更是占着茅坑不拉那啥、浪费教育资源的问题。但我以为,这事主要不能怪明星们,人家水平不济,即使端正态度,把精力用在学习上,也不见得就一定能达到研究生毕

业的水平。主要责任在谁?自然是大学自己。

老实说,华中科大拟清退两位奥运冠军这事儿,让我觉得现在的大学真是很高明。当初破格录取明星时,学校无形中增加了一层“明星大学”的光环;毕业时对明星严厉有加,又给自己增加了一层“严谨治学、公平公正”的光环。事实上,高峻、杨威被清退事件,不是明星们遭遇的第一起。去年,乒乓球明星刘国正就被上海交大清退了,当时,校方如此解释:“对于体育明星的大学生涯,上海交大秉承‘宽进严出’的原则。”

“宽进严出”看上去是个好

词,但坏就坏在这个“宽进严出”之上。尽管,这样的待遇普通百姓们无福消受,不过对于文化底子薄、训练时间紧的体育明星们来说,也未必是坏事情。关于明星破格上大学的事情,估计小学生也听说过。每一届奥运会结束后,为国争光的冠军们很快就去为大学争光了一争相录取奥运冠军,一度成了仅次于奥运比赛的另类赛事。追星本没错,但追到盲目的程度,恐怕不是爱对方,而是害对方了。

譬如,像丁俊晖这样的体育明星,读大学明显是非常吃力的,无奈,破格录取他的上海交大只好要求他修满一半学分,就可“破格毕业”。刘翔平时忙于训练,根本没多少闲暇时间读书,但他居然可以破格硕博连读,华东师大的导师破格亲自上门给他授课。显然,这两位并不符合所谓的“宽进严出”。他俩很幸运,但他们真实的学业水平在世人心目中会是什么样子,自然不必我说得那么细。或许可以这么说,混到这样的文凭,其实跟没有也相差无几,因

为通过媒体报道,世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了。

所以,体育明星们被清退,是大学破格录取他们时,给他们不断盲目“加分”、放宽尺度的必然结果。换言之,大学更该“清退”的,是自己倚明星的情结。当然,教育主管部门也该清理一下对体育明星的特殊性招生政策。术业有专攻,体育明星在体育方面有专长就行了,不必再通过政策鼓励他们去学其他专业,而应当把教育资源让给其他需要“雪中送炭”的人们。

前天有消息说,许多地方逐步取消了大学生村官报考公务员加分的政策。我看这很对路。当村官也是一种就业,有必要通过加分的方式鼓励大学生们放弃这个职业去争当公务员吗?破格录取体育明星上大学或读研究生的道理亦然。当然,他们有志于进大学深造不是坏事,但应当凭实力,这不仅是公平问题,更是将来能不能毕业的问题。

(作者系资深时事评论员,有新著《异论中国》问世)

第二落点

被冠军轻视的大学只能怪自己

高峻、杨威事先并不知道拟被清退,这一点都不奇怪,5年来,他们4次出现在“未注册研究生名单”中,也就是他们连去学校报到注册一下都没空(或者懒得去),平时怎会有空与学校保持联系——看到这里,你大概认为他俩被清退板上钉钉了吧?不过且慢——华中科大研究生院有关人士表示,他们只是从数据库里把“超学时”的学生筛选出来,希望他们看到名单后尽快与学校联系,如果对清退有异议,研究生本人或导师可以写出书面说明……如此说来,华中科大此举可能意在喊两位奥运冠军回校露个面、

吃顿饭、服个软,至于清退,不到万不得已哪里舍得?在奥运冠军学生面前,我们的一些高校就像忍气吞声怨妇,真是可怜可叹。

连北大、清华都乐于让奥运冠军来装点门面,华中科大自然更难免俗。“举国体制”之下,让那些把整个青春都用于“为国争光”的运动员有机会进入高校深造,以期他们日后能自食其力,这样的特殊政策也确实让一些奥运冠军达到了深造的目的,比如邓亚萍,可惜绝大多数奥运冠军只是为了混张文凭而已,甚至连个混的样子都没有——你没学到知识不打紧,关键是,像“5年来4次

没有注册”这种做派,弄得高校颜面扫地。

一名运动员一旦成为奥运冠军,便会各种荣誉加身、各种利益纷至沓来,连高等学府也向他们敞开大门,这本来就有“赢者通吃”的意思。想想那些直到退役仍然默默无闻的运动员,他们同样是将青春年华献给了“为国争光”的体育事业,但他们何曾有直接上大学深造的机会?最后甚至免不了要当搓澡工。高校长着一双“势利眼”也就罢了,但录取奥运冠军总得有一点门槛吧?即使“宽进”也总得“严出”吧?

实际上,正因为一些高校如

此势利、如此“宽进宽出”、如此没有原则,才使得他们没有尊严、没有面子,才使得一些奥运冠军学生丝毫不把学校当回事,轻视甚至鄙视他们——这就是老话说的:“自重者,人恒重之;自轻者,人亦轻之。”

就华中科大此次清退行动而言,既然高峻、杨威已经“超学时”,而且5年来4次没有注册,按照该校的规定,理应予以清退。如果连这样的学生都不清退,高校的面子还往哪儿搁。华中科大敢不敢拿奥运冠军开刀,能不能维护大学仅剩的一点脸面,等着瞧吧。(晏扬)

热点纵论

警惕干扰舆论监督的“软暴力”

不打不抓不通缉,请你先填申请表!填了之后得听我,领导开会你慢等……

近日,《法制日报》记者就金浩茶油被传致癌物质超标6倍一事前往湖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采访时,被要求填写《新闻媒体采访申请表》,等待相关处室负责人、分管局领导等各级层层审批。有记者认为,新闻单位正常的新闻采访似乎成了向湖南省质监局申请“行政审批”。

(9月7日《法制日报》)

湖南省质监局不会置身世外桃源,前些日子打记者抓记者通缉记者的新闻,估计也都反复听说了,作为堂堂的省级政府职能部门,怎么能干那种违法乱纪的事呢?在他们眼里,伊春空难后“抓的就是记者”,冲击报社办公场地等等行径,他们肯定是非常不齿的——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,哪里有什么名正言顺、冠冕堂皇、师出有名的《新闻媒体采访申请表》来得温文尔雅?

干扰、阻碍舆论监督的“硬暴力”我们领教了不少,《新闻媒体采访申请表》的“应运而生”,不是在提醒我们,干扰舆论监督的“软暴力”,正在以各式各样、冠冕堂皇的面目,蠢蠢欲动、渐渐发力?

毋庸置疑,媒体采访须先“审批”,是对新闻采访自由的限制,侵犯了新闻单位和记者的合法权益,如果突发事件都需要审批才能够采访传播,损害的则是公众知情权、监督权。

可是,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与恨,尽管湖南省质监局称《新闻媒体采访申请表》已经搞了很久了,但最近的金浩茶油风波,却令湖南省质监局很是尴尬——9月1日下午,湖南金浩茶油股份有限公司发表《致广大消费者的致歉信》,承认其2009年12月3日至今年3月17日生产的9个批次纯茶油产品强致癌物苯并(a)芘含量超出国家标准6倍。可几天前,似乎正是为了呼应金浩茶油的声



漫画 沈海涛

明,湖南省质监局通过《湖南日报》等当地官方媒体公告“茶籽油生产加工企业专项监督检查结果”,所附的23家企业33种茶油产品抽检结果均为合格,其中包括金浩公司的部分茶油产品。被舆论抨击为庇护问题企业和问题产品。

版总署颁发的记者证上说得清清楚楚——“没有正当理由,公职人员不得拒绝采访”,说实话,媒体监督政府也是无须“预约”的。一旦有了“采访先审批”,就意味领导批准就可以采访,不批准就不能采访,纯粹就是拒绝舆论监督。说白了,从“瞒报维稳”到“采访先审批”,是错上加错的做法,也说明湖南质监部门“死猪不怕开水烫”。究其根源,又是纵容

我不知道,如果没有这样的前因后果,《新闻媒体采访申请表》会不会就不可能横空出世;而我更担心的是,有了湖南省质监局的首例,像“请你先填申请表”这样的“软暴力”,会不会被竞相效仿层出不穷、令舆论监督更加举步维艰?(吴杭民)

相关评论

纵容“瞒报维稳”开出的恶之花

“审批采访”让我想起了此前闹得沸沸扬扬的“瞒报维稳”。此前,该质监部门就瞒报金浩茶油致癌物超标这一食品安全信息时表示,“是为了维持稳定”。消息一出,外界批评声不绝于耳。

按说,瞒报已经犯了大错误,教训不可谓不深刻,尤其是要善待媒体,把一切真相通过媒体告诉公众,尽可能地满足公众的知情权,以弥补过错。而这才是理性

的做法,也是必不可少的态度。但还真的是公众的理想很丰满,质监的现实很骨感,又玩出个“采访先审批”的花招来。

现在看来,所谓的“瞒报维稳”,就是彻彻底底应付舆论监督,以至于进一步炼成了如今的“采访先审批”。

记者依法履行职责,无须任何人审批,实际上也没有法规提出这样的要求,倒是国家新闻出

“瞒报维稳”开出的恶之花。

从理论上说,追究“瞒报维稳”不可或缺,也是杜绝瞒报的尚方宝剑。但事到如今,还没见到有关人员被问责的消息,事实上根本就没人问责,不出现“采访先审批”才怪。顺着这样的逻辑思考:“瞒报维稳”之后是“采访先审批”,再不拿“采访先审批”开刀问斩的话,可能还会玩出更多的花招。(李万友)

热点纵论

语文教材正在回归常识

新学期伊始,语文教材收录了哪些文章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。昨天,一则《各地中学教材大换血,看看被踢出教材的课文》的帖子在网上广为流传,《孔雀东南飞》《阿Q正传》《雷雨》等20多篇承载几代人记忆的课文从教材中消失,引起了不小争议。

(9月7日中国新闻网)

面对争议,有关负责人表示:“所选篇目不再以意识形态划分,而是让语文教材回归到语文、回归到人文”。这样的解释是有道理的,“政治挂帅”的年代已经远去,“让语文教材回归到语文”,意味着社会理性的勃发,更是时代和社会回归常识的折射,是教育理念的日渐透明和开放。

曾经,由于外力的强力干预,语文教材对文章的选择失去了独立性、能动性、自主性,语文教材出现了随意化而失去了稳定性,出现了粗浅化而失去了典范性,出现了政治化而失去了基础性。“让语文教材回归到语文”是时代变化的必然,也是文化开放性而非封闭性和排他性的显现。文化是一个不断创造、不断更新的人类生活系统,它既不能离开本民族历史文化的渊源,也不能脱离世界文明体系,更不是画地为牢的自我封闭,否则,以文化内容为核心的教育过程极易呈现出排他性和封闭性。

叶圣陶先生在他和夏丏尊先生合编的《国文百八课》的序言里说:一个青年将来必将和各种各样的文字接触,如果只顾到目前情形的适合,对于他们的将来也许是不利的。犹之口味,他们目前虽只配吃甜,将来难免要碰到酸的、苦的、辣的东西。预先把甜、酸、苦、辣都叫他们尝尝,也是合乎教育的事。美国当代一位著名的课程专家在批评传统人文主义学派时说,传统的人文主义在竭力追求课程内容的纯而又纯的同时,却使自己衰败到最为狭隘和最为贫乏的地步。这对我们的语文教材编选都不无启发,也是“让语文教材回归到语文”给我们的启示。(朱四倍)

公民发言

谣言易破 “疫苗恐惧症”难除

我国将于11日起开展大规模麻疹疫苗强化免疫,近日有网友发帖对此次强化免疫麻疹疫苗提出质疑,并对麻疹疫苗的安全性表示怀疑,称该疫苗是慢性毒药,对于这些质疑,卫生部官员昨日回应,称麻疹疫苗已使用多年,全部来自国产,质量有保障,此次强化免疫工作早已筹备,从去年至今,已准备了1.1亿多支疫苗……

(9月7日《新京报》)

面对这起突然发生的谣言事件,卫生部的反应非常迅速,不仅在第一时间进行了辟谣,而且在辟谣时列举大量数据,用无可击的事实,证明了疫苗的绝对安全性。

这样的效率值得赞许,但我要说,麻疹疫苗谣言易破,可人们早已患上的“疫苗恐惧症”却一时难以消除。

近年来,疫苗安全事故频发,譬如近期发生的山西“贴签疫苗”事件,以及河北福尔公司的狂犬疫苗造假事件,无不搅得人心惶惶,冷汗直冒。剖析这些骇人听闻的疫苗事件,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一些疫苗生产企业的利欲熏心;更让我们看到了监管部门的粗心大意甚至利益纠葛。再加上疫苗事情发生后相关部门的隐瞒、推诿、拖延,公众从内心深处对疫苗产生习惯性怀疑和恐惧,也就不足为怪。在这种状况下,只要一有风吹草动,大家便会惊慌失措,被谣言牵住鼻子走。职能部门不能仅仅满足于对各种疫苗谣言的成功阻击,更要对疫苗的生产、流通、使用等环节加大监管力度,杜绝问题疫苗出世。更重要的是,在事关生命安全的疫苗问题上,哪怕出了一点点小问题,都要彻底查清严格问责。唯有如此,人们心中的“疫苗恐惧症”才会逐步消除。“疫苗恐惧症”没了,疫苗谣言也就难以掀起什么大浪。(吴应海)